

宋詩話全編

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I207.22/443



玖

宋詩話全編

主編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Q

嚴羽詩話

陳伯海 徐文茂編纂

嚴羽（一一九七？——一二四一），字儀卿，又字丹邱，號滄浪逋客，邵武（今屬福建）人。少時隱居苕溪，後曾避地江楚，漫遊吳越，主要活動於南宋理宗朝，感時憂國而終生不仕。爲人粹溫中有奇氣，與戴復古等友善，宗族九人俱能詩，時稱「九嚴」、「三嚴」。羽係南宋文學批評家兼詩人。論詩借助禪道，以「興趣」爲評論之中心，以「妙悟」爲創作之主導，從詩辨、詩體、詩法、詩評、考證等方面予以闡述，體系嚴整、思想深刻。其重視詩歌的藝術特點，標舉「不涉理路」「不落言詮」的宗趣，反對宋詩以文字、才學、議論爲詩的弊端，不滿四靈和江湖派的詩風，提出師法盛唐的「向上一路」，對明清兩代詩歌理論影響甚鉅。著有《滄浪集》《滄浪詩話》等。本書全文收入《滄浪詩話》，並輯錄其詩話二百八十一則。

滄浪詩話

詩辨

一 夫學詩者以識爲主：入門須正，立志須高，以漢魏晉盛唐爲師，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。若自退屈，即有下劣詩魔入其肺腑之間，由立志之不高也。行有未至，可加工力，路頭一差，愈驚愈遠，由入門之不正也。故曰，學其上，僅得其中；學其中，斯爲下矣。又曰，見過於師，僅堪傳授；見與師齊，減師半德也。工夫須從上做下，不可從下做上。先須熟讀《楚詞》，朝夕諷詠以爲之本；及讀《古詩十九首》，樂府四篇，李陵蘇武漢魏五言皆須熟讀，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觀之，如今人之治經，然後博取盛唐名家，醞釀胸中，久之自然悟入。雖學之不至，亦不失正路。此乃是從頂額上做來，謂之向上一路，謂之直截根源，謂之頓門，謂之單刀直入也。

二 詩之法有五：曰體製，曰格力，曰氣象，曰興趣，曰音節。

三 詩之品有九：曰高，曰古，曰深，曰遠，曰長，曰雄渾，曰飄逸，曰悲壯，曰淒婉。其用工有三：曰

起結，曰句法，曰字眼。其大概有二：曰優游不迫，曰沉着痛快。詩之極致有一，曰入神。詩而入神，至矣，盡矣，蔑以加矣！惟李杜得之。他人得之蓋寡也。

四 禪家者流，乘有大小，宗有南北，道有邪正，學者須從最上乘，具正法眼，悟第一義。若小乘禪，聲聞辟支果，皆非正也。論詩如論禪：漢魏晉與盛唐之詩，則第一義也。大曆以還之詩，則小乘禪也，已落第二義矣。晚唐之詩，則聲聞辟支果也。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者，臨濟下也。學大曆以還之詩者，曹洞下也。大抵禪道惟在妙悟，詩道亦在妙悟。且孟襄陽學力下轉退之遠甚，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，一味妙悟而已。惟悟乃爲當行，乃爲本色。然悟有淺深，有分限，有透徹之悟，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。漢魏尚矣，不假悟也。謝靈運至盛唐諸公，透徹之悟也；他雖有悟者，皆非第一義也。吾評之非僭也，辯之非妄也。天下有可廢之人，無可廢之言。詩道如是也。若以爲不然，則是見詩之不廣，參詩之不熟耳。試取漢魏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晉宋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南北朝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之詩而熟參之，次取開元天寶諸家之詩而熟參之，次獨取李杜二公之詩而熟參之，又取大曆十才子之詩而熟參之，又取元和之詩而熟參之，又盡取晚唐諸家之詩而熟參之，又取本朝蘇黃以下諸家之詩而熟參之，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隱者。儻猶於此而無見焉，則是野狐外道，蒙蔽其真識，不可救藥，終不悟也。

五 夫詩有別材，非關書也；詩有別趣，非關理也。然非多讀書，多窮理，則不能極其至。所謂不涉理路，不落言筌者，上也。詩者，吟詠性情也。盛唐諸人惟在興趣，羚羊掛角，無跡可求。故其妙處透徹

玲瓏，不可湊泊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月，鏡中之象，言有盡而意無窮。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，遂以文字爲詩，以議論爲詩。夫豈不工，終非古人之詩也。蓋於一唱三嘆之音，有所歉焉。且其作多務使事，不問興致，用字必有來歷，押韻必有出處，讀之反覆終篇，不知着到何在。其末流甚者，叫噪怒張，殊乖忠厚之風，殆以罵詈爲詩。詩而至此，可謂一厄也。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？曰，有之，吾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。國初之詩尚沿襲唐人；王黃州學白樂天，楊文公劉中山學李商隱，盛文肅學韋蘇州，歐陽公學韓退之古詩，梅聖俞學唐人平澹處。至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爲詩，唐人之風變矣。山谷用工尤爲深刻，其後法席盛行，海內稱爲江西宗派。近世趙紫芝翁靈舒輩，獨喜賈島姚合之詩，稍稍復就清苦之風；江湖詩人多效其體，一時自謂之唐宗，不知止人聲聞辟支之果，豈盛唐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！嗟乎！正法眼之無傳久矣。唐詩之說未唱，唐詩之道或有時而明也。今既唱其體曰唐詩矣，則學者謂唐詩誠止於是耳，得非詩道之重不幸邪！故予不自量度，輒定詩之宗旨，且借禪以爲喻，推原漢魏以來，而截然謂當以盛唐爲法，後捨漢魏而獨言盛唐者，謂古律之體備也。雖獲罪於世之君子，不辭也。

詩體

六 《風》《雅》《頌》既亡，一變而爲《離騷》，再變而爲西漢五言，三變而爲歌行雜體，四變而爲沈宋律詩。五言起於李陵蘇武或云枚乘。七言起於漢武《柏梁》。四言起於漢楚王傅韋孟。六言起於漢司農谷

永。三言起於晉夏侯湛。九言起於高貴鄉公。

七 以時而論，則有建安體、漢末年號。曹子建父子及鄴中七子之詩。黃初體、魏年號，與建安相接。其體一也。正始體、魏年號。嵇阮諸公之詩。太康體、晉年號。左思潘岳二張二陸諸公之詩。元嘉體、宋年號。顏延之謝靈運諸公之詩。永明體、齊年號。齊諸公之詩。齊梁體、通兩朝而言之。南北朝體、通魏周而言之。與齊梁體一也。唐初體、唐初猶襲陳隋之體。盛唐體、景雲以後，開元天寶諸公之詩。大曆體、大曆十才子之詩。元和體、元白諸公。晚唐體、本朝體、通前後而言之。元祐體、蘇黃陳諸公。江西宗派體。山谷爲之宗。

八 以人而論，則有蘇李體、李陵蘇武也。曹劉體、子建公幹也。陶體、淵明也。謝體、靈運也。徐庾體、徐陵庾信也。沈宋體、任期之間也。陳拾遺體、陳子昂也。王楊盧駱體、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。張曲江體、始與文獻公九齡也。少陵體、太白體、高逵夫體、高常侍適也。孟浩然體、岑嘉州體、岑參也。王右丞體、王維也。韋蘇州體、韋應物也。韓昌黎體、柳子厚體、韋柳體、蘇州與儂會合言之。李長吉體、李商隱體、即西虜體也。盧仝體、白樂天體、元白體、微之樂天，其體一也。杜牧之體、張籍王建體、謂樂府之體同也。賈浪仙體、孟東野體、杜荀鶴體、東坡體、山谷體、後山體、後山本學杜，其語似之者但數篇，他或似而不完全，又其他則本其自體耳。王荊公體、公絕句最高，其得意處，高出蘇黃陳之上，而與唐人尚隔一關。邵康節體、陳簡齋體、陳去非與義也。亦江西之派而小異。楊誠齋體。其初學半山後山，最後亦學絕句於唐人。已而盡棄諸家之體，而別出機杼，蓋其自序如此也。

九 又有所謂選體、選詩時代不同，體製隨異，今人例謂五言古詩爲選體，非也。柏梁體、漢武帝與羣臣共賦七言，每句用韻，後人謂此體爲柏梁體。玉臺體、《玉臺集》乃徐陵所序，漢魏六朝之詩皆有之。或者但謂織說者爲玉臺體，其實則不然。西昆

體、即李商隱體，然兼溫庭筠及本朝楊柳諸公而名之也。香奩體、韓偓之詩，皆裾裙脂粉之語，有《香奩集》。宮體。梁簡文傷於輕靡，時號宮體。其他體製尚或不一，然大概不出此耳。

一〇又有古詩，有近體，即律詩也。有絕句，有雜言，有三五七言，自三言而終以七言，隋鄭世翼有此詩：「秋風清，秋月明。落葉聚還散，寒鴉棲復驚。相思相見知何日，此時此夜難爲情。」有半五六言，晉傅玄《鴻雁生塞北》之篇是也。有一字至七字，唐張南史《雪》《月》《花》《草》等篇是也。又隋人應詔有十字詩，凡三句七言，一句九言，不足爲法，故不列於此也。有三句之歌，高祖《大風歌》是也。古《華山畿》二十五首，多三句之詞，其他古詩多如此者。有兩句之歌，荆卿《易水歌》是也。又古詩有《青驄白馬》《共戲樂》《女兒子》之類，皆兩句之詞也。有一句之歌，《漢書》《絕鼓不鳴董少年》，一句之歌也。又漢董誥「千乘萬騎上北邙」，梁童謠「青絲白馬壽陽來」，皆一句也。有口號，或四句，或八句。有歌行，古有《鞠歌行》、《放歌行》、《長歌行》、《短歌行》。又有單以歌名者，單以行名者，不可枚述。有樂府，漢武帝定郊祀立樂府，採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，以其音詞可被於絃歌也。樂府俱備諸體，兼統衆名也。有楚詞，屈原以下做楚詞者，皆謂之楚詞。有琴操，古有《水仙操》、辛德源所作《別鶴操》，商陵牧子所作。有謠，沈炯有《獨酌謠》，王昌齡有《筵篔謠》，穆天子之傳有《白雲謠》也。曰吟，古詞有《隴頭吟》，孔明有《梁父吟》，相如《白頭吟》。曰詞，《選》有漢武《秋風詞》，樂府有《木蘭詞》。曰引，古曲有《霹靂引》《走馬引》《飛龍引》。曰詠，《選》有《五君詠》，唐儲光羲有《羣鶴詠》。曰曲，古有《大堤曲》，梁簡文有《烏棲曲》。曰篇，《選》有《名都篇》《京洛篇》《白馬篇》。曰唱，魏武帝有《氣出唱》。曰弄，古樂府有《江南弄》。曰長調，曰短調。有四聲，有八病。四聲設於周顒，八病嚴於沈約。八病謂平頭、上尾、蜂腰、鶴膝、大韻、小韻、旁紐、正紐之辨。作詩正不必拘此，弊法不足據也。又有以嘆名者，古詞有《楚妃嘆》《明君嘆》。以愁名者，《文選》有《四愁》，樂府有《獨處愁》。以哀名者，《選》有《七哀》，少陵有《八哀》。以怨名者，古詞有《寒夜

怨《玉階怨》。以思名者，太白有《靜夜思》。以樂名者，齊武帝有《估客樂》，宋臧質有《石城樂》。以別名者，子美有《無家別》《垂老別》《新婚別》。有全篇雙聲疊韻者，東坡《經字韻詩》是也。有全篇字皆平聲者，天隨子《夏日詩》四十字皆是平。又有一句全平一句全仄者。有全篇字皆仄聲者。梅聖俞《酌酒與婦飲》之詩是也。有律詩上下句雙用韻者，第一句，第三五七句，押一仄韻，第二句，第四六八句，押一平韻。唐章碣有此體，不足爲法，漫列於此，以備其體耳。又有四句平人之體，四句仄人之體，無關詩道，今皆不取。有轆轤韻者，雙出雙入。有進退韻者，一進一退。有古詩一韻兩用者，《文選》曹子建《美女篇》有兩「難」字，謝康樂《述祖德詩》有兩「人」字，後多有之。有古詩一韻三用者，《文選》任彦昇《哭范僕射詩》三用「情」字也。有古詩三韻六七用者，古《焦仲卿妻詩》是也。有古詩重用二十許韻者，《焦仲卿妻詩》是也。有古詩旁取六七許韻者，韓退之「此日足可惜」篇是也。凡雜用東冬、江、陽、庚、青六韻。歐陽公謂：退之過寬韻則故旁人他韻，非也。此乃用古韻耳，於集韻自見之。有古詩全不押韻者，古《採蓮曲》是也。有律詩至百五十韻者，少陵有百韻律詩，白樂天亦有之，而本朝王黃州有百五十韻五言律。有律詩止三韻者。唐人有六句五言律，如李益詩「漢家今上郡，秦塞古長城，有日雲常慘，無風沙自驚，當今天子聖，不戰四方平」是也。有律詩徹首尾對者，少陵多此體，不可概舉。有律詩徹首尾不對者。盛唐諸公有此體，如孟浩然詩：「掛席東南望，青山水國遙，輪蹄爭利涉，來往接風潮。問我今何適，天台訪石橋。坐看霞色晚，疑是赤城標。」又「水國無邊際」之篇，又太白「牛渚西江夜」之篇，皆文從字順，音韻鏗鏘，八句皆無對偶。有後章字接前章者，曹子建《贈白馬王彪》之詩是也。有四句通義者。如少陵「神女峰娟妙，昭君宅有無，曲留明怨惜，夢盡失歡娛」是也。有絕句折腰者，有八句折腰者。有擬古，有連句，有集句，有分題。古人分題，或各賦一物，如云送某人分題得某物也。或曰探題。有分韻，有用韻，有和韻，有借韻，如押七之韻可借八徵或十二齊韻是也。有協韻，《楚詞》及《選》詩，多用協韻。有今

韻，有古韻。如退之《此日足可惜》詩，用古韻也。蓋選詩多如此。有古律，陳子昂及盛唐諸公多此體。有今律。有領聯，有頸聯，有發端，有落句。結句也。有十字對劉眘虛滄浪千萬里，日夜一孤舟。有十字句，常建《曲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》等是也。有十四字對，劉長卿《江客不堪頻北望，塞鴻何事又南飛》是也。有十四字句。崔顥《黃鶴一去不復返，白雲千載空悠悠》，又太白《鸚鵡西飛隴山去，芳洲之樹何青青》是也。有扇對，又謂之隔句對，如鄭都官《昔年共照松溪影，松折碑荒僧已無，今日還思錦城事，雪消花謝夢何如》是也。蓋以第一句對第三句，第二句對第四句。有借對，孟浩然《廚人具鷄黍，稚子摘楊梅》，太白《水春雲母碓，風掃石楠花》，少陵《竹葉於人既無分，菊花從此不須開》是也。有就句對。又曰當句有對。如少陵《小院迴廊春寂寂，浴兔飛鷺晚悠悠》，李嘉祐《孤雲獨鳥川光暮，萬里千山海氣秋》是也。前輩於文亦多此體，如王勃《龍光射斗牛之墟，徐孺下陳蕃之榻》，乃就句對也。

一一 論雜體，則有風人，上句述其語，下句釋其義，如古《子夜歌》《讀曲歌》之類，則多用此體。藥砧、古樂府《藥砧》今何在，山上復安山，何當大刀頭，破鏡飛上天，僻辭隱語也。五雜俎、見樂府。兩頭纖纖、亦見樂府。盤中、《玉臺集》有此詩，蘇伯玉妻作，寫之盤中，屈曲成文也。迴文、起於竇滔之妻，織錦以寄其夫也。反覆、舉一字而誦，皆成句，無不押韻，反覆成文也。李公《詩格》有此二十字詩。離合、字相拆合成文，孔融《漁父屈節》之詩是也。雖不關詩之重輕，其體製亦古。至於建除、鮑明遠有《建除詩》。每句首冠以《建除平定》等字。其詩雖佳，蓋鮑本工詩，非因建除之體而佳也。字謎、人名、卦名、數名、藥名、州名之詩，只成戲謔，不足法也。又有六甲十屬之類，及藏頭、歇後等體，今皆削之。近世有李公《詩格》，泛而不備，惠洪《天廚禁燔》，最爲誤人。今此卷有旁參二書者，蓋其是處不可易也。

詩法

- 一二 學詩先除五俗：一曰俗體，二曰俗意，三曰俗句，四曰俗字，五曰俗韻。
- 一三 有語忌，有語病。語病易除，語忌難除。語病古人亦有之，惟語忌則不可有。
- 一四 須是本色，須是當行。
- 一五 對句好可得，結句好難得，發句好尤難得。
- 一六 發端忌作舉止，收拾貴在出場。
- 一七 不必太着題，不必多使事。
- 一八 押韻不必有出處，用字不必拘來歷。
- 一九 下字貴響，造語貴圓。
- 二〇 意貴透徹，不可隔靴搔癢，語貴脫灑，不可拖泥帶水。
- 二一 最忌骨董，最忌趁貼。
- 二二 語忌直，意忌淺，脈忌露，味忌短，音韻忌散緩，亦忌迫切。
- 二三 詩難處在結裏。譬如番刀，須用北人結裏，若南人便非本色。
- 二四 須參活句，勿參死句。
- 二五 詞氣可頡頏，不可乖戾。

二六 律詩難於古詩，絕句難於八句，七言律詩難於五言律詩，五言絕句難於七言絕句。

二七 學詩有三節：其初不識好惡，連篇累牘，肆筆而成；既識羞愧，始生畏縮，成之極難；及其透徹，則七縱八橫，信手拈來，頭頭是道矣。

二八 看詩須着金剛眼睛，庶不眩于旁門小法。禪家有金剛眼睛之說。

二九 辯家數如辯蒼白，方可言語。荆公評文章，先體製而後文之工拙。

三〇 詩之是非不必爭，試以己詩置之古人詩中，與識者觀之而不能辨，則真古人矣。

詩評

三一 大曆以前，分明別是一副言語；晚唐，分明別是一副言語；本朝諸公，分明別是一副言語。如此見，方許具一隻眼。

三二 盛唐人，有似粗而非粗處，有似拙而非拙處。

三三 五言絕句：衆唐人是一樣，少陵是一樣，韓退之是一樣，王荆公是一樣，本朝諸公是一樣。

三四 盛唐人詩，亦有一二濫觴晚唐者，晚唐人詩，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，要當論其大概耳。

三五 唐人與本朝人詩，未論工拙，直是氣象不同。

三六 唐人命題，言語亦自不同。雜古人之集而觀之，不必見詩，望其題引而知其爲唐人今人矣。

三七 大曆之詩，高者尚未失盛唐，下者漸入晚唐矣。晚唐之下者，亦墮野狐外道鬼窟中。

三八 或問：「唐詩何以勝我朝？」唐以詩取士，故多專門之學，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。

三九 詩有詞理意興。南朝人尚詞而病於理，本朝人尚理而病於意興，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，漢魏之詩，詞理意興，無迹可求。

四〇 漢魏古詩，氣象混沌，難以句摘。晉以還方有佳句，如淵明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」，謝靈運「池塘生春草」之類。謝所以不及陶者，康樂之詩精工，淵明之詩質而自然耳。

四一 謝靈運之詩，無一篇不佳。

四二 黃初之後，惟阮籍《詠懷》之作，極爲高古，有建安風骨。晉人舍陶淵明阮嗣宗外，惟左太冲高出一時，陸士衡獨在諸公之下。

四三 顏不如鮑，鮑不如謝。文中子獨取顏，非也。

四四 建安之作，全在氣象，不可尋枝摘葉。靈運之詩，已是徹首尾成對句矣，是以不及建安也。

四五 謝朓之詩，已有全篇似唐人者，當觀其集方知之。

四六 戎昱在盛唐爲最下，已濫觴晚唐矣。戎昱之詩，有絕似晚唐者。權德輿之詩，卻有絕似盛唐者。權德輿或有似韋蘇州劉長卿處。

四七 顧況詩多在元白之上，稍有盛唐風骨處。

四八 冷朝陽在大曆才子中爲最下。馬戴在晚唐諸人之上。劉滄呂溫亦勝諸人。李瀕不全是晚唐，間有似劉隨州處。陳陶之詩，在晚唐人中，最無可觀。薛逢最淺俗。

四九 大曆以後，吾所深取者，李長吉、柳子厚、劉言史、權德輿、李涉、李益耳。

五〇 大曆後，劉夢得之絕句，張籍、王建之樂府，吾所深取耳。

五一 李杜二公，正不當優劣。太白有一二妙處，子美不能道，子美有一二妙處，太白不能作。

五二 子美不能爲太白之飄逸，太白不能爲子美之沉鬱。太白《夢游天姥吟》、《遠別離》等，子美不能道；子美《北征》、《兵車行》、《垂老別》等，太白不能作。論詩以李杜爲準，挾天子以令諸侯也。

五三 少陵詩法如孫吳，太白詩法如李廣。少陵如節制之師。

五四 少陵詩，憲章漢魏，而取材於六朝，至其自得之妙，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。

五五 觀太白詩者，要識真太白處。太白天才豪逸，語多卒然而成者。學者於每篇中，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。

五六 太白發句，謂之開門見山。

五七 李杜數公，如金鷄擘海，香象渡河。下視郊島輩，直蟲吟草間耳。

五八 人言太白仙才，長吉鬼才。不然，太白天仙之詞，長吉鬼仙之詞耳。

五九 玉川之怪，長吉之瑰詭，天地間自欠此體不得。

六〇 高岑之詩悲壯，讀之使人感慨；孟郊之詩刻苦，讀之使人不歡。

六一 《楚詞》，惟屈宋諸篇當讀之。外惟賈誼《懷長沙》、淮南王《招隱》、嚴夫子《哀時命》，宜熟讀。此外亦不必也。

六二 《九章》不如《九歌》，《九歌》哀郢尤妙。

六三 前輩謂《大招》勝《招魂》。不然。

六四 讀《騷》之久，方識真味，須歌之抑揚，涕洟滿襟，然後爲識《離騷》。否則如夏釜撞甕耳。

六五 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騷學，退之李觀，皆所不及。若皮日休《九諷》，不足爲騷。

六六 韓退之《琴操》極高古，正是本色，非唐賢所及。

六七 釋皎然之詩，在唐諸僧之上。唐詩僧有法震、法照、無可、護國、靈一、清江、無本、齊己、貫休也。

六八 集句惟荆公最長，《胡笳十八拍》混然天成，絕無痕迹，如蔡文姬肺肝間流出。

六九 擬古惟江文通最長，擬淵明似淵明，擬康樂似康樂，擬左思似左思，擬郭璞似郭璞，獨擬李都尉一首，不似西漢耳。

七〇 雖謝康樂擬鄴中諸子之詩，亦氣象不類。至於劉休玄《擬行行重行行》等篇，鮑明遠《代君子有所思》之作，仍是其自體耳。

七一 和韻最害人詩。古人酬唱不次韻，此風始盛於元白皮陸。本朝諸賢，乃以此而闕工，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。

七二 孟郊之詩，憔悴枯槁，其氣局促不伸，退之許之如此，何耶？詩道本正大，孟郊自爲之艱阻耳。

七三 孟浩然之詩，諷咏之久，有金石宮商之聲。

七四 唐人七言律詩，當以崔灝《黃鶴樓》爲第一。

七五 唐人好詩，多是征戍、遷謫、行旅、離別之作，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。

七六 蘇子卿詩：「幸有絃歌曲，可以喻中懷。請爲遊子吟，泠泠一何悲。絲竹厲清聲，慷慨有餘哀。長歌正激烈，中心愴以摧。欲展清商曲，念子不能歸。」今人觀之，必以爲一篇重複之甚，豈特如《蘭亭》「絲竹管絃」之語耶。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。

七七 十九首：「青青河畔草，鬱鬱園中柳。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粧，纖纖出素手。」一連六句，皆用疊字，今人必以爲句法重複之甚。古詩正不當以此論之也。

七八 任昉《哭范僕射詩》，二首中凡兩用生字韻，三用情字韻。「夫子值狂生」，「千齡萬恨生」猶是兩義。「猶我故人情」，「生死一交情」，「欲以遣離情」，三情字皆用一意。《天廚禁燴》謂：平韻可重押，若或平或仄則不可。彼但以《八仙歌》言之耳，何見之陋邪？詩話謂：東坡兩「耳」韻，兩「耳」義不同，故可重押。要之亦非也。

七九 劉幹《贈五官中郎將》詩：「昔我從元后，整駕至南鄉。過彼豐沛都，與君共翱翔。」元后，蓋指曹操也。至南鄉，謂伐劉表之時。豐沛都，喻操譙郡也。王仲宣《從軍詩》云：「籌策運帷幄，一由我聖君。」聖君亦指曹操也。又曰：「竊慕負鼎翁，願厲朽鈍姿。」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。是時，漢帝尚存，而二子之言如此，一曰元后，一曰聖君，正與荀彧比曹操爲高光同科。或以公幹平視美人爲不屈，是未爲知人之論。《春秋》誅心之法，二子其何逃？

八〇 古人贈答，多相勉之詞。蘇子卿云：「願君崇令德，隨時愛景光。」李少卿云：「努力崇明德，皓首以爲期。」劉公幹云：「勉哉修令德，北面自寵珍。」杜子美云：「君若登臺輔，臨危莫愛身。」往往是此意。有如高達夫《贈王徹》云：「吾知十年後，季子多黃金。」金多何足道，又甚於以名位期人者。此達夫偶然漏逗處也。

考證

八一 少陵與太白，獨厚於諸公。詩中凡言太白十四處，至謂「世人皆欲殺，吾意獨憐才」，「醉眠秋共被，攜手日同行」，「三夜頻夢君，情親見君意」；其情好可想。《遜齋閑覽》謂二人名既相遇，不能無相忌，是以庸俗之見，而度賢哲之心也。予故不得不辯。

八二 《古詩十九首》，非止一人之詩也。《行行重行行》，樂府以爲枚乘之作，則其他可知矣。

八三 《古詩十九首》，《行行重行行》，《玉臺》作兩首。自「越鳥巢南枝」以下，別爲一首。當以《選》爲正。

八四 《文選》長歌行，只有一首《青青園中葵》者。郭茂倩《樂府》有兩篇，次一首乃《仙人騎白鹿》者。《仙人騎白鹿》之篇，予疑此詞「崑崙山上亭」以下，其義不同，當又別是一首，郭茂倩不能辨也。

八五 《文選》《飲馬長城窟》古詞，無人名，《玉臺》以爲蔡邕作。

八六 古詞之不可讀者，莫如《巾舞歌》，文義漫不可解。又古《將進酒》《芳樹》《石留》《豫章行》等篇，